

鹹甜車



陳苑珊

生於香港，香港中文大學英文系一級榮譽學士，曾任國際新聞記者、專案記者、編輯和英文教師，作品散見於《香港文學》、《香港作家》和《明報》等，著有《愚木——短篇小說集》（繁體版）和《愚木——香港文學新動力》（簡體版）。現居首爾。

鐵板黑鈍地實在髒淨難辨，既是香霧也是悶煙的縷縷朦朧，盤旋於上，卻絲毫阻不了肖的眼界。蘸點油，過量不拘，小掃子於鐵板上肆意劃下幾道相逢的軌，不明顯的，因為軌跡全都馬上鬧吱吱地彈灑起來，染滿整塊板。背景為黑，點綴為彩，舀子盛著麵粉漿，滿有分寸地分回注下，讓十二灘奶黃色的幾乎是全圓的漿液，以三乘四的格局賴在鐵板上，依據彼此之間預留的空檔，徐徐延展，展開十二張更大的圓。當然，肖偶爾也會淌下幾滴自命獨立的反派，可不足為懼，反正時機一熟，剷除丟掉鏗鏘有聲。

這時，圓已過了發育期，雖然再老下去，還不至於跟人一樣，或萎縮，或重新發胖，可肖總認為是時候為它們配些對象了。手心一執一放，椰菜絲空降在圓上，築起十二個蓬鬆的小山丘；青蔥之坡豈能無花？再來，每頂山峰披上兩條赤豔的長生的生肉片，薄得紅裡透白，喜慶極了。也許你會憂惑，明明已是血淋淋得無可救藥的生肉片，如何跟椰菜絲一起熟起來？別急，盲婚啞嫁都是這樣的，時日久了自然混熟。肖特別用心，生怕兩者起初磨擦多，柔柔地於肉上蓋上一片橙黃的起司，大被之下好好親熱。親熱當然還得關門，於頂隨意瀉下少量麵粉漿，放心讓它漫流，反正肖的兩手小鐵鏟，已從左右兩邊墊起一個圓，還不慌不忙地把整個圓和圓以上的一切零碎抬高高的，幾乎在拋

起之際，雙鏟一反，示眾的已變成原本的圓的底面。

十二反，十二塊油褐的圓，壓著十二堆正打得火熱的沒頭沒腦的雜屑，構成十二戶名為「椰菜火腿煎餅」的家。這些家看似成形，可脆弱不堪的地方實在太多，難怪肖還得默默以鏟子按壓圓頂，好讓榻下的所有擁得更緊。物熟得反，差不多了，再來一次十二反，屋內的糜爛表露無遺，肉不再紅，起司潰融，幸好一切果真抱成一團了。這時，肖以鏟頭輕輕削進餡的中心，另一鏟子則合時地把圓皮連餡料對摺，形成一份份俐落的半圓夾餅。

三乘四的格局畢竟占地廣，肖乾脆把它們全都遷至鐵板的右邊，二乘六的列陣，省位得多。那這回上場的又是什麼玩意？基本的、直接的、不花巧的——單手拳頭一捏便綻開來的太陽花，呀不，是太陽蛋。來回取蛋丟蛋十二趟，手中難免牽連著欲斷難斷的透明蛋白液，管他，讓它自在於鐵板上繚成幼長的白痕吧，像飛機噴出一道道雲紋，無傷大雅。十二朵太陽蛋形狀參差，躺在黑熾熾的鐵板上分外耀目，且全都是半熟的，處處晶瑩，動感十足。肖當然不會放過如此良機，雙鏟扶持，一蛋一戶，萬家都頂著永不逃跑的太陽，暖意滿溢。

「來一份。」一對顯然是旅客的親密女生靠過來。

「好的，謝謝。」玲從那一幢早已摺好並張著口的紙盒中，抽走壓頂的那

個；鏟子一推，夾餅連根拔起地落戶至盒裡，連蛋也在抖。木魚碎紫菜絲亂灑一遍，白的紅的醬汁都把那糊塗堆塗得更花了。

禮成。請慢用。

這手遞餐那手收錢，動作都是貼身且頻繁的，一個斜肩小錢袋最實用。筆挺的肩帶被沉甸甸的錢袋拖累，壓得玲的胸部更顯玲瓏了。雖然她一身素黑，汗衫褲子中性得很，但線條偏偏都如剪影般，越黑越明。她從不叫賣，只扶著攤車的前邊從容環顧，笑容是當然帶點的。環顧什麼呢？執法人員他們不怕，滿街的攤販有牌為證，誰敢趕走這條美食大道的一車一員？倒是散聚無章的重重人影，圍住攤車似買非買，要麼挨近鐵板拍個照了事，要麼竊竊品評夾餅也不過跟那個別的地方的那個小吃沒兩樣；聽進玲和肖的耳朵，在乎不來。每弄成一打，肖總會抬頭瞄瞄為他而止步的人們，可在他眼中，膚色身形打扮幾乎都一樣，也不好奇他們在說什麼國家的話，有時甚至暗裡反嘲自己，如此爛工夫還居然惹來群瞻眾論，真不知是他們大驚小怪，還是自己果真技壓全街。

的確，滿街三十餘販，沒一戶的人氣及得上肖。論食物，冰淇淋烤雞串炸麵包應有盡有，反正就是符合小吃的定義——為情緒為氣氛為娛人娛己而吃的無關痛癢但必不可少的卡路里載體。聽起來像奢侈品嗎？那從事這行業的攤販

們是何其高尚的自雇人士啊！尤其是肖，剛才你也見識過，正是他那些如賣藝般的縱橫交錯的步驟，成功留住了途人的腳步，人氣是賺定了。可是你看，大功告成的那堆靠著鐵板邊的夾餅，只賣掉三份，那圓皮的底都被燙得痛不欲生了。沒辦法，好看歸好看，胃口錢包不打開也就緣絕了。

「玲。」肖開始動手製作新一打前，例必盯著她的黑色汗衫下那管只是不慎露出的三毫米腰側，都怪小錢袋東挑西扯。

她略略整理衣服，把頭髮往耳後掛，若無其事地守在車前，以微笑靜候下一位掏錢包。她不界定此為賣笑——當然肖也絕不容許別人買她的美——要說賣笑，玲的前一份工作賣笑可賣得多了。同街，炒麵攤車的對面不是有家化妝品店嗎？她在那店的門口站了整整三年，活招牌一樣地派傳單、送試用裝、喊口號，介乎招搖與矜持之間。制服都是那種讓人目不暇給的手段，冬冷夏涼，七天才洗一次。聲音要亮且柔，聽得女的不討厭男的心亂跳便好。三年，從故鄉跑到這個國家，非要一直幹這工作不可嗎？故鄉什麼也不景氣，同樣的一張漂亮臉蛋，頂多換來流氓嫉婦，沒有工作優勢可言。何況玲書墨不沾，要擺脫固有的窮途，也只能移地重生。那種生，包括學會這邊的語言、模仿本地女生的打扮、什麼壓榨歧視也不計較，反正只要比故鄉好，不，只要比故鄉不同，

苦也不枉。

「膠原蛋白保溼面膜，買二送一！」玲碎步喊著，同樣是從容帶笑的。下午四時許，肖推車經過——這是美食街一般的開業時間——才不是「蛋白」之類的字詞讓他敏感起來，而是她若隱若現的鄉音，一聽如故。夾餅攤車如常開業，只是此後多了一位「賢外助」，讓人以為攤車的生意興隆得要招人。倒是同街的鄰里大概看得明白，異國遇同鄉，不走在一起才怪。肖不逞強，自知沒有養起玲的能力，惟一起幹活，賺的賠的也好像變得稍微次要了。玲跟了他一年，沒孩子，他們不打算要。

滿街分成販客兩派，販或積極叫喊，或色香並施，或奇裝異服一身「武器」，可終歸他們還是被動的，被人選擇被人瀏覽被人指手畫腳。不論以笑帶過，或只管好自己手上的工夫——如肖一樣——販還是從下午四時瑟縮至凌晨二時，寸步不移，在那攤車的篷下。流動的倒是客，快慢由人，可遠觀也可近嘗。要嘗嗎？不掏錢包也過來免費試吃吧，湊湊人氣也好。不餓，真的不餓，可你還滿有鑑斷力般，打量攤販誰是誰非，一戶也逃不過你的法眼。有些食物，拍個照便好，不用親嘗，快門按過了便拔足追上你的同伴，攤販一番好意在背後目送你。食物是媒介，連結攤販的生計和過客綽綽有餘的自主，貫穿溫飽不

愁但百無聊賴的時辰，填充百業興旺且生生不息的空間。那種味道，即管過目

即忘；那份香氣，隨它轉身化無，你從不依賴它們求存，但它們，是千真萬確的食物。溫冷生熟，脆軟膩爽，到底為了什麼？

椰菜絲堆得高高的，讓鐵板頓時有看頭得多了。你跟肖一樣，都記得下一步是放生肉片，綠上添紅，惹得人群中忽然竄出一部攝影機來，還附個手持麥克風的自言自語的男人。旁人讓路，上鏡這回事，始終避之則吉，當然也有少數探頭獻醜。

「不用多說，這夾餅的人氣簡直有增無減，是這條街必吃的首選！你看，鏡頭過來一下，材料一層鋪一層，口感滿瀉！師傅師傅，這夾餅是你自創的嗎？還是從哪裡拜師學成的？」那個挺著電視臺工作證的男人繞到肖的身旁。

蓋上起司，圈圈油煙讓肖看得更準，通常先從左邊做起，依然是三乘四的格局。

「都是一般的食物，不用創也不用學。」雙鏟並駕，那十二反，都叫攝影機俯仰連連，男人和群眾也盡給面子拍掌歡呼。

「不得了不得了，這功架光看也值，你們說對不對？事不宜遲，來這邊，試試這夾餅，你看這夾餅巨形得我都不知從何入手！」

他倆當然不知道電視臺突然來訪，但都說了，攤販是被動的，沒法子。不用肖提醒，玲早已撫平腰間的衫緣，默默配合主持人的節奏，以靜制動。

奉上一份，玲不敢抬頭。她明白自己隨時成為夾餅以外的話題——美的人和物，鏡頭愛極了——也清楚主持人正盯著她，可肖盯得更緊，幾乎忘了要多來一次十二反。她退後半步，頭垂得更低，笑容還是識趣的。

美食當前，美色容後，節目主持人的鐵則。

「不得了不得了，入面的起司把菜和肉都纏得欲罷不能，你拍到我的嘴巴嗎？那半熟的蛋黃黏著木魚和紫菜，怎麼說好呢？就是整個……整個嘴巴也沒空閒了！很飽滿，各樣的味道和而不同，特別是皮，半軟半脆的，讓每一口都更完整了！這東西果然名不虛傳！」主持人多嚙兩口，向鏡頭呼天搶地後，當然不會放過玲。

「妳管錢的，是替他打工？還是你們……」麥克風向她，她望向他的，他，圓快焦了。

「我們——」

「來看吧！來看吧！營養高味道好，椰菜火腿煎餅燙口剛剛好！」不是吧，肖竟然亂喊起來，臺詞還老套得要命，連攝影師也怕節目要遇上冷場了，

「營養高味道好」……

雙鐘互磨互擊，鏗鏘鈴鈴，熱烈迎來誰也不拘的臉孔，只要驅走那個人。

「那好吧，吃過這夾餅後，我們再向前走，下一個目標是……能戴在手腕上的甜甜圈！跟我來！」隨後的工作人員以兩張紙幣堵住玲的手心，夾餅剩在一旁。

「你的口才比他好多了！」玲的雙眼對肖說。

商鋪始終沒攤販那麼有耐力，早關門了。附近一帶的街燈也只略略施捨點光，你的生意是你的事。好吧，四個方向不一的大燈泡，耗著不絕的電源，於攤車的篷下盡露鋒芒，照得鐵板舞臺上的一切角色不敢怠慢，但急也無謂，還剩八份那麼多，半小時內能賣光嗎？即使賣光，也不再做新的了，演員導演需要休息。張開兩臺小摺凳，肖和玲放棄崗位，一起退到攤車的後方。這本來是談情的調子，不明不黑，周遭瀰漫著沒完沒了的煙霞，連大喉頭的烤腸胖子也收斂了，你們何不來個吻？玲當然沒嫌他髒，反正自己的脂顏也早脫了。只是，呆瞪著那堆日久不再生情的夾餅，什麼食慾色慾也很難談得上。要吻，就讓他們來吧！我指剛拐彎過來的那對上班族情侶。高跟鞋都被酒精迷得晃來晃去，糊塗笑語滔滔吐進他的臂彎。既然你們也懂食慾跟色慾相輔相成，快來一份椰

菜火腿煎餅吧，它可是為情緒為氣氛為娛人娛己而吃的無關痛癢但必不可少的卡路里載體啊！女的只要把「卡路里」讀成「快樂」便好。

「要吃嗎？」一身深色西裝的他驟眼看只浮著人頭一個。

玲站回車前招架。

「嗯嗯。」女的眯著眼同意。

「要一份這個。」

「好的，謝謝。」難得於收攤前賣掉一份，玲當然不計較笑容多展幾分；低頭擠醬汁時，不忘欣賞那雙漆面銀扣的裸色高跟鞋。是他送她的嗎？

情侶各出一手，捧著那盒靠太陽蛋發亮的色慾，你推我讓下終於兩頭一同栽進去，情不自禁地細味起來，連玲也好奇，那味道是怎樣的呢？

那味道，雖然是賣剩的，且早已過了肚子鬧得最慌的時候，但肖總會嘗幾口，不到一份，然後才把鐵板上的一切送到垃圾袋裡去。那味道，跟那自吵自鬧的主持人說的絲毫沒有關係，微暖、平淡，既不滿足也無所求，張開口不過是為了把它咬碎、吞下，談不上嘗。鄰車賣烤魷魚乾的禧伯偶爾傳來一小包，也是賣剩的，並沒有明顯要交換吃的企圖，可肖也會邀他過來，盡量「分擔」一下。玲不太愛吃飽肚的食物，禧伯的魷魚乾配肖的紫菜絲一流，明明後者是待用的。

「今天那個電視臺來這邊，替你們宣傳一下，生意準會更加厲害。才不像我這老頭子的魷魚乾，小孩嫌醜老人嫌硬，誰也不過來瞄一眼。唉你看啊，那攝影機就直接從你這邊一勁兒地奔掉，老頭子賣老東西，怎樣也不好意思進鏡頭吧，魷魚乾……」口裡說著魷魚乾，卻全是雞蛋起司混起來的一團糟。肖向禧伯遞上面紙。

「這也很難說，你也看見，我們的人氣雖然還不錯，但生意倒是勉強而已。這夾餅呀，都是取巧的東西，長青不來，不像你這傳統工夫，年歲的味道。現在的人不都是在說什麼懷舊復古嗎？你是當然能站穩住腳的。」肖用鏟子搜刮鐵板四邊的滓屑，避開禧伯那份夾餅，唧唧喳喳聽得禧伯更忘志。

玲一邊吮著魷魚乾，一邊拍打烤網，像敲擊樂般輕盈清脆，焦禿的魷魚乾末如音符迷茫掉下，烤網煥然一新。至於炭爐，玲一般幫不上忙，禧伯自有分寸。

「人氣都是一時之事，禧伯是實力派，放遠看不愁。」魷魚乾難免讓玲咬牙切齒起來，說話權威多了。

「小姑娘的話我倒是信的，只怕我這賤命放遠不來。你們不見我旁邊的哥哥這幾晚收車特別早嗎？白天瞧他臉色總是不對勁，原來是肺炎，冰淇淋車只能幹上數小時。唉聽他老是在咳，我的心多不舒服呀，也不好意思晃扇子晃得那麼動，

那些炭灰啊煙煙啊……但不晃扇子我的魷魚乾怎能把味道濃縮起來？這真難搞呀！」禧伯抹來抹去也弄不掉嘴角的紅醬汁，肖打算待他吃完才提醒他。

「在這街幹活，我們也自身難保。幸好不太靠近炸麵包和那攤什麼化碳混氣，還是氧氣？那攤分子冷粥，化武一樣，那電視臺定必也介紹它。」椰菜絲和生肉片各剩半箱，肖把它們收回攤車暗櫃內的小冰箱，天一亮到市場進貨。

「所以有些遊客乾脆戴上口罩，巡視兩圈打點什麼的，然後便急步溜掉，但我們這工夫，戴口罩多不像樣呀！我們好歹也算半個廚師，廚師當然得嗅著、嘗著做菜呀！什麼油煙蒸氣我們能不受嗎？看朝哥這樣，那冰淇淋車不能再幹很久吧。」禧伯吃光整份夾餅，肖知道他再吃不下去了，徒手把餘下的抱進垃圾袋，早已不燙。

玲和禧伯推一車，肖在後管好自己那臺。街不算寬，攤車只能單線行走，且不宜快，暗坡窄彎刁難人。車隊轟隆轟隆運向旁區的合法停泊場，語不多，像潛伏於夜的小型坦克，浩蕩而守規。夜涼把車隊的氣味串連起來，既不是敵方的毒霧，盟友也無求救彩彈可發；口罩是的確不需要的，因你早已免疫，可你始終心疼，偵測濾鏡下獨見前方那個全黑的女影，步步為營地爬越著，勝算不明，目標無期。將軍，你能把她配到樂見的崗位嗎？

停泊場一片黑，滿和空都是一個樣，木無表情；突然吵醒它，無非要從它身上，找到那排失色的螢光車位編號，對號入座。編號按攤車的牌照而定，跟

攤車於美食街的分布無關。禧伯老是記不清楚，入場轉左後該再轉左，還是直走到底，玲摸黑領著他；肖早已悄悄安頓夾餅車，駁上場內的電源，食材大可放心休眠。退下火線，全軍回營，但願朝哥無恙。

「禧伯走了嗎？」肖於入口等到玲回來，漆黑裡分外久。

「嗯，我教他從北口離開，走捷徑回家。他老是忘了那條路。」玲一定走在肖的右邊，小錢袋才無法妨礙他們。

「妳還餓嗎？」肖嗅到玲的氣味，跟他身上的同樣熟悉。他不介意椰菜火腿煎餅不是甜的。

「不餓。還是餓？我們這個胃真難搞懂它，吃多少、何時吃，感覺好像還是差不多。吃點不用花錢的倒是分外美味！禧伯的魷魚乾鮮鹹鹹的，怎會沒人買呢？」玲用手指擦擾肖的鼻子，證明那鮮鹹味歷久不衰。

「生意冷淡只是正常的階段性現象，禧伯幹了那麼久，怎會不明白？他只是發發牢騷，找些話聊聊而已。我倒是擔心朝哥，他的事前幾天我已聽過，肺炎可大可小。」肖趁機抓住那數根調皮的手指，抓著抓著順勢緊扣。如玲所願。

「那冰淇淋車是真的撐不下去了嗎？朝哥有沒有找到人頂替他一下？病重還來這邊挺住攤車，總不是辦法。」玲握著肖的手搖了搖，徵他認同。

「前幾天他問過我，我不肯定。」

「問你什麼？」

「要不要接手他的車，成本價的四成，算是半讓半送。」

「那是很不錯的條件，對嗎？」玲的肚子忽然「咕」一聲，像是回答「對」。

「但夾餅車怎麼辦？」肖明知故問。

「我們兩個人，兩部車，當然可以兼顧起來呀！難得多一個收入來源，不好嗎？何況冰淇淋車正正跟禧伯和我們相連，三劍俠雄霸美食街，不發達才怪！」玲往肖的上臂撲，能撲出他的興奮嗎？

「妳是雄嗎？」她的頭髮難免油黏黏的，但肖偏愛把它揚開，於指間化結。

「那夾餅車和冰淇淋車，妳選哪個？」

玲把拳頭握在嘴邊，舌頭上下下地掃著空氣。

「那我放心了。」肖也一頭傾過來爭吃，唇香極了。

三乘四的格局果然追不上電視臺的宣傳效應，硬著頭皮擴成三乘五吧。肖絕不考慮四乘四的，正正規規有什麼意思？三乘五長長的，才像條村，像大

道。那大道沿人龍拖拖延延，似買非買的曖昧結成非吃不可的決心。拍照的人依然多，可怎樣拍還是鎖不住夾餅的味道。肖當然懶於看鏡頭，他不是懶，只是太過勤於十五反後還要十五反；邀他合照倒能勉強讓他抽身一下，但別奢求笑容。鐵板的空間承受得起村戶加建，且落戶至紙盒賣給人家的速度也猶豫不再，哪有賣剩的排在鐵板邊旁？你別以為肖的乘法了得，他對數目的概念早生疏了，都怪玲。你看，現在他一放下鏟子，指頭便無補於事地「運算」起來，找退二十收下四百，圓快焦了！看得禧伯多過癮。

那禧伯的左邊是怎樣的呢？招牌依舊，味道不變，三十二釐米高的軟冰淇淋千迴百轉，屹立於空洞的脆筒上，以信任相依。玲的工夫沒有朝哥的快，但勝在穩，如朝哥於醫院的教法，把脆筒想像成絲帶舞的那根幼棒頭，手腕輕輕前後晃抖，那冰淇淋自然如絲帶滾滾衍出，連綿不斷。你越抖得急，冰淇淋越成圈得密，絲帶也跟著高峰低谷地繚展開來。小錢袋依然貼身，只是蹲下身體把冰淇淋築挺起來時，財力都把袋子甩到前方，陰險地向她的重心拉一把，幸好冰淇淋保得住。不知是甜品的關係，還是那手藝實在富趣味，玲的笑容大方讓人看到她的牙齒了，且腰間那該死的風光也漸成閒事，至少肖要管也似乎管不來。

冰淇淋車的生意當然無法跟夾餅車的相提並論——禧伯的也別提——但玲的工夫還不少。藍黃格子的圓錐紙筒早套住脆筒，一個一個於防潮膠箱裡排好，橫臥的；機器的出嘴經常掛著如鼻涕般的或棕色或黃色或奶白的冰淇淋，玲以母愛替它抹淨。其實她絕對可以騰出餘暇來，朝哥不也說了大可放輕鬆點來幹嗎？但她偏偏無勞不歡。攤車的主人，美食的雕塑家，異國的生意人，就在這半舊不新的車篷下，移地重生。

「你看你們兩個，東家旺西家盛，都不用理我這老頭子啦！你看我今天的錢袋，跟這些該死的魷魚一樣乾！金童玉女呀！」禧伯把烤網翻來覆去，焦躁倒沒生出更大的炭火。

肖利用嘈雜的群聲，裝作聽不見牢騷，卻於偷看玲的一剎，少算了三份夾餅的總計。幸好客人不貪。

「禧伯你也要加把勁啊！多剪些魷魚乾碎讓人先試試看，試完不好意思不買吧？對嗎？」玲一住口便全神貫注地從三釐米築起，巧手終於迎來一對小孩賣力叫好，以為冰淇淋隨呼聲長高。肖當然相信玲會是一位無比慈愛的母親。

「小姑娘說話越來越有見地了！我看妳呀，主持這冰淇淋車，要比朝哥好看多了！美女配甜品，那是當然的啦！就像我老頭配乾魷……小子你當心點，

她快要追過你了！」一位墨鏡蓋頂的金髮壯男突然從人流中獨向禧伯游，他傾前殷勤招呼。

隔著放肆的煙團，玲向肖送上拇指；手裡的太陽蛋跟微笑一同綻開，冷暖難定。

都到了這個幽黑的時候，街上照例腳步寥寥，像偶然擦響的火花，稍縱即逝。所謂的營業，不過是在守，即管把活生生的命凝頓成逃不掉的呆，這是職責。你不為誰打工，自由如翻書，厭了累了大可休息，可這才凌晨一時，精神得很。多翻一頁，大概知識能進帳，冀望收入如是。官感開始凋謝了，調味吶喊油溫不放在眼內，你只聽到一片無疆的混濁，卻通不及那遠方。此地有誰？他早已倚坐於車後，寓工作於休息。你隨他，他也隨你，孜孜不倦佇在車前，亮如幻影；敬業的傻氣，他無法觸及。

「小姑娘，坐一會吧！他們要吃自然會過來，別費神。」禧伯明白白花唇舌，但不吐不快。

「沒事，我不累。站著才能讓人感覺你還在賣，食物還新鮮，對嗎？」玲不求誰的認同，放眼黑海，深得令人著迷，獵物隨時現身。

留神！右邊浮著兩個人頭，會上釣嗎？

肖也忽然打起精神，站回車旁，手上卻毫無準備。

禧伯以為金童玉女之爭終於來了，挺直腰板左顧右盼，像網球場上的評判盯著來回球。

一雙高低不一的人頭越游越近，略過夾餅車時，車燈證實來客為極不討好的醉漢，越少話越奸狡的那類。買醉後當然還得買甜，肖比他們還急，但這生意玲志在必得。

「來兩份香草鮮奶味。」醉漢的臉紅燙得都自我標籤為「極危險人物」了。買點甜來吃，不是罪吧？

「好的，謝謝。」玲當然抱點戒心，但這冰淇淋不過是三兩下工夫，錢收好了自然完事。她俯身順著冰淇淋的滋長緩緩蹲下，重複，手藝沒丟朝哥的架，只是那腰間的淨白偏要探出頭來。

「哇，多美呀！」稍高的那位從玲的手中接過那搖搖欲墜的白塔，彼此不敢亂動。這手掏錢包那手當然佯裝失衡，把白塔整幢地倒在玲的胸前，如雪崩半融半滯。

肖執起雙鎊。「喂！滾開！」

「那我要往妳身上吃了！」高的矮的都向她衝，胸前的涼快止不住撲撲的

心跳，夜又活起來。

「滾開！快走！」鏟子雖已不新，但舞在眼前還是銳得燦亮。他一手把玲扶過來，背上感染奶白。「快滾！」

禧伯難判誰勝誰負，乾脆加入應援團。

「小姑娘還好嗎？快坐過來！看妳滿身都髒了！過來吧！」

玲挺住一灘甜，沒衣服可換，只好用抹機器的那塊皺布一口氣擦掉那不再是三十二釐米的惹事兒。肖還是拿著鏟子，任由背後淌著白血，他沒勞煩她。

「沒事禧伯，沒想到那人的手還真笨，一失手我便遭殃了！哈哈！一見鏟子還嚇得要命似的，都是沒用鬼！對不對？」玲的笑聲顯然跟寂夜合不來，誰聽了誰不自在。

「今天早點收車吧。」肖從冰淇淋車返回崗位，難以適應的一段距離，五份夾餅徒勞倒胃。

停泊場入口照例有他在等，明明提早完工，但歡騰不覺；他老是在怕，她在場內是不是又出事了？

「搞定了！」玲從何方一躍，送到肖的懷裡報平安。

她神不守舍地居然走在他的左邊，小錢袋這下可伺機當第三者了。突兀的

阻隔反而理所當然。

「今天冰淇淋車的生意還不錯，比朝哥說的稍多了。」昏暗的街燈有意無意地把肖的背傷顯影了。玲不敢看，怕他痛。

「是嗎？自從電視臺出了節目後，夾餅也越賣越好，就算妳不幹那車，我們也夠吃了。」她始終防不了他這句，胸前的那道白印討厭死了。

「但畢竟我這車才剛上軌道，而且難得我的工夫越做越熟，多賺點錢再看吧，對嗎？」

「妳的手藝是挺不錯，我看妳都把那些小孩逗得合不上嘴。」肖竭力張口，無聲地裝出一副自以為像小孩笑臉的假面，看得玲一頭霧水。「不如我們也生個小孩？」

小錢袋隨下坡盪得更甚，硬幣不停向二人問好。

「你不是不想要嗎？」

「現在夾餅生意好了，養個小孩也可。妳在家管好孩子，也不用跟我在外面吃苦。妳認為呢？」

我認為呢？都要送我一個家嗎？教孩子比擠冰淇淋容易嗎？他明明不喜歡小孩，當上爸爸就會愛嗎？三人一車夠吃嗎？那朝哥怎麼辦？他還在醫院

打聽冰淇淋車的一舉一動。巧克力味、芒果味、香草鮮奶味，都是故鄉沒有的……

鹹甜車

238

禧伯聽玲的話，把烤魷魚乾分成香蒜味、椒鹽味和原味——不過是灑點現成的香粉——風頭頓時席捲全街。不論是敬老還是懷舊，人龍早已把東西兩方定界。招牌依舊，味道不變，三十七釐米為最新紀錄，三色混合玲還算有把握。夾餅採回三乘四的格局，椰菜絲和生肉片親熱得旁若無人，鏟子還是那雙。家家戶戶都頂著半熟的太陽，他明白家不能不溫，卻沒為她送上一個。遊人對一切依然愛理不理，反正這街本來就是無所謂地存在著。都說了，攤販是被動的，如命運。

評審評語

書寫異國情侶來到另一個異地擺攤求生的患難之情，也反映年輕世代為生活打拚、建立家庭之不易。小說如鏡頭掃描，細描攤販製作夾餅的過程，美食街上的人情道義、媒體報導的影響力和求生的勞動身影盡收眼底。作者文字細膩，刻鏤攤販生活，絲縷描繪盡在透顯不管是順從或扭轉命運，在街頭做引的，仍是一個家的想像，溫暖一切的付出。

—蔡素芬

得獎感言

收到得獎通知時，我正在首爾一家連鎖快餐店吃紫菜飯卷。我是常客，店員都知道我獨來首爾的目的，手包的飯卷也是「特大號」，怕我只顧寫作吃不飽。我沒有揚聲，抖著吞下好消息，眼睛也不知該看哪裡。我怕喜訊會於興奮和驕傲之間溜掉。（鹹甜車）是遷至首爾後寫的首篇作品。